

經部

春秋正傳卷四

明 湛若水 撰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弟在位十八年

桓王元年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正傳曰元者始也元年者胡氏曰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是也胡氏又引乾元亨利貞乾元坤元

體元調元仁人心之義以證元為人君之用則支離而遠於事實矣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國史之法直書其即位之月紀大事也而桓公簒弑之罪自不可掩矣穀梁以為桓無王非也隐不書即位而桓書即位何也史之舊文有詳畧聖人因之其善惡固不係乎此也然桓書即位公羊以為如其意穀梁以為與聞乎弑程

胡從之若然則隱之即位亦非正也而胡氏以為隱闕即位者是仲尼削之惡其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何以不如桓之書即位以著其罪乎於隱之不書則曰削之不與其為君於桓之書則曰著其罪是前後不一紛紛為之說而不憚煩使聖人之心益晦也餘見隱公元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正傳曰垂者杜預曰衛地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耳

愚謂書公會鄭伯于垂則違禮之失黨比之私皆可見矣古者朝覲會同必有其時非其時而會皆非禮也高氏曰鄭知桓之簒不自安為會以求賂魯急會諸侯以從欲是所謂黨比之私也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其一事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正傳曰假猶易也不言易而言假鄭行人為美詞耳公穀程胡皆以為諱為隱非也許田者公羊曰魯朝

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左氏曰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愚謂是矣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則私相易地之非可見矣何以謂之非公羊曰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穀梁曰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田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

以璧夫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胡氏曰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愚謂非也祊歸而許未與故加以禮要之耳胡氏又以為聖人惡之為其放於利而行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愚謂此則推義愈遠而愈支恐非聖人取義之本意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正傳曰越地名及者公及之也書公及鄭伯盟于越

則非其盟之義見矣何謂非盟左氏曰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旣與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胡氏曰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

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愚謂由胡氏之言
觀之則愚所謂春秋褒貶不待聖人字字而筆之而
善惡自不可掩者此之謂也夫聖人之心如天然天
豈物物而雕刻之哉胡子宜持此以觀春秋

秋大水

正傳曰書秋大水誌災也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
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愚謂天人感應之理
微矣或灾而有應者程子所謂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是也或災而無應者胡氏所謂堯之時豈有致之者是也皆不可執一以為必然之說而反啓後世人君不信之心也盖人君之於災變之來如上天之所示譴聖人敬天之心不得不戒故堯曰洚水警予而燮理陰陽寅亮天工以致位育乃人君性分内事耳故堯舜憂洪水使禹治焉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其分内事也胡氏又以為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則又不免固執不通

而為之詞矣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冬十月具時以待事國史之法也仲尼於史法猶存之而不削亦可以見春秋為史之文而非仲尼之文矣

桓王二年　齊僖二十一年　晉哀八年　衛宣九年　蔡桓五年　鄭莊三十四年　曹桓四十七年　陳桓三十五年　杞武四十一年　宋殤十年　秦寧六年　楚武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正傳曰以臣弒君人倫之大變天地之反覆故書之所以誅亂賊也書春王正月戊申以時月日紀其實大變不可不詳史之法也穀梁以為桓無王而曰王正與夷之卒胡氏以為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正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正王法正宋督之罪皆非也若桓督之大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誅之者何待以天道正王法而後可以正其罪乎蓋書春王正月史之通例耳

及其大夫孔父

正傳曰書及其大夫孔父則弑亂之謀忠君之節皆可見矣孔姓父名宋大夫及者兼并之稱公穀皆以為累之非也左氏曰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此可見宋督弑亂之謀也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

攻之皆死焉孔父正色立於朝則人莫敢而致難於其君者穀梁曰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以著其節胡氏曰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此可見孔父忠君之節也

滕子來朝

正傳曰書滕子來朝則悖禮之罪黨賊之惡皆可見矣夫朝覲會同有王者之制而私相朝是無君悖禮

其罪一矣況桓乃弒君之賊隣國所宜告於天子約
與國而討之滕反朝焉則其黨惡之罪二也不可解
矣程子曰首朝桓公罪自見矣胡氏曰桓公弟弒兄
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懟也已不能討又先
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
之所深惡愚謂此皆是也至於程子以為滕本侯爵
後服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胡氏又以為孔子作春
秋嚴亂賊之黨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則皆求之太

過矣夫侯而侯之子而子之則滕之罪安可逃耶夫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故爵乃命之於
天子所謂天命天討也孔子作春秋以遏亂賊乃公
然自執天子征伐爵命與奪之權是自墮於無上之
歸而不自免矣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
惟春秋者蓋我者我衆人也謂天下後世善者惡者
觀春秋之所善惡若知我罪我者此所以亂臣賊子
懼而寓天子之法也譬之懸明鑑於此而妍者蚩者

過之皆惕然以為若姸蚩我也先儒解書之誤至使此兩言與前其文則史其義竊取之指大相矛盾其累聖人之心豈小小哉然則何以稱子曰滕本五十里小國也子男之國也或其先僭稱或令出於史官之稱皆未可知非聖人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則直書其以惡濟惡之罪矣曰公會者公主之也曰以者

公以之也故穀梁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愚謂使公不會則宋之亂賊不討乎左氏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督遂相宋公愚謂觀此則宋亂公成之也桓公宋督皆弒君之賊故曰以惡濟惡也其不諱

國惡者史之直筆以示天下後世之公也其於桓直而於隠諱者公羊以為隠賢而桓賤非也史之文有詳畧耳程子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胡氏曰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壊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

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又曰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

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愚嘗謂春秋中未嘗以一字定是非其間有之者若此書以成宋亂是也亦罕矣若諸儒之說春秋皆執泥其一字之文故他或又有不然者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詞耳胡氏於此始謂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然後見其罪則凡春秋皆據事以求聖人竊取之義而不必問其名與不名貶與不貶而其是非自見不亦快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正傳曰書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罪納賊賂也取猶致也納猶入也程朱皆以為弗受而強致之之辭則泥矣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

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曰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穀梁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胡氏曰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

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愚謂日者亦史日之耳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正傳曰杞公穀程子皆作紀書七月杞侯來朝則其違禮黨惡之罪可見矣月者穀梁以為惡之故月以謹書之非也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何係月與不月乎胡氏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

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左氏又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愚謂左胡二説相矛盾夫紀既求魯為之主則必無不敬之事有不敬者必為桓立而朝之也諸侯朝聘皆有定制無故而私朝以成弑君之賊則違禮黨惡之罪不容誅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正傳曰書蔡侯鄭伯會于鄧則三國非禮之失隂謀名禍之端皆可見矣夫三國不守會同之大義不宜會而會以謀禦楚則終不免矣左氏曰始懼楚也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天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

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
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
矣

九月入杞

正傳曰書九月入杞著擅興憤暴之罪也左傳曰討
不敬也入者穀梁曰我入之也程子又有將卑師少
外則稱入内則止云入某伐某之説則求之太鑿矣
愚謂禮人不答反其敬敬立而人敬之矣况巳本未

敬而責人以敬而討之而入之可乎

公及戎盟于唐

正傳曰左氏謂修舊好也書公及戎盟于唐著其盟之非也春秋無善盟盟者非先王之法而忠信之薄也况及戎盟乎况遠盟于唐乎故春秋書以非之

冬公至自唐

正傳曰書公至自唐紀人君出告反面之節也而其出與反之是非自見矣君舉必書國史之職也左氏

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愚按穀梁以為逺之也是也程胡皆以為危之者非也至於居夷浮海之説愈迂逺矣蓋人子出告反面常禮耳况唐之盟又逺出乎何謂出與反之是非也蓋聖人嚴華夷内外之防重天冠地屨之分而盟于夷皆悖先王之禮也其出也必曰為某人出其反面亦如之則將何以致詞於周公之

前乎故曰其是非自見矣

桓王十一年 三年 齊僖二十二年晉哀九年衛宣十年蔡桓六年鄭莊三十五年曹桓四十八年陳桓三十六年杞武四十二年宋莊元年秦寧七年楚武三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正傳曰嬴齊地春正月三字當與下公會六字相連先儒分之悞矣書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著會之非禮也左傳曰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夫昏必有媒介必行采幣魯桓不此之由而自越境以會成昏於齊以

自託自安其篡是會不以禮昏不以禮也故春秋譏之春正月而不言王者蒙元年二年之文國史畧之耳且正月非王之正月而誰正月乎若以為桓弒賊無王故不稱王則元年二年何以稱王若以為元年二年稱王以正桓公宋督之罪則何必待三年後乃不稱王乎若以為周不班歷故不稱王如是則雖正月亦不宜書矣此皆不通之論程胡從之誤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正傳曰蒲者地名衛下缺一侯字書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善二國之胥命也春秋無善盟而善胥命左氏曰不盟也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胡氏曰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

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正傳曰杞當作紀書公會紀侯于郕著不正之會也會同有禮此其正也非期而會會必以私皆不正矣左氏曰杞求成也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愚謂如是而會豈禮之正乎故春秋書以非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正傳曰七月壬辰朔者七月初一日壬辰也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則其詞愈支而晦矣胡氏因之又有食晦食夜之說公羊曰既者何盡也愚謂書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紀非常之異也程子曰食盡為異大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愚謂日食有常度聖人書之以示人君克謹天戒之道然而天道遠人道邇雖無楚鄭之應聖人猶宜致謹

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正傳曰書公子翬如齊逆女著桓公之非禮也禮重大昏昏必親迎所以合二姓之好以嗣先君之嫡也令使公子逆女未聞親迎於其國於境上於所館焉非禮之正也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

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愚謂皆是也其稱公子不稱公子史之文有詳畧耳左氏以為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程子以為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是翬於隱時弑逆之惡未見而反先去其公子於桓時弑逆之惡已成而反完其公子是與

奪反易而不通矣凡此類者皆先儒擬經之過不可

不辨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

至自齊

正傳曰一事也三書者何譏昏之三失禮也故其詞

複夫昏禮之重也穀梁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

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何以謂之三失禮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公不自送故齊侯送嫁之非一失禮矣愚謂會則有會禮親迎則有親迎之禮公不行親迎之禮而于讙乃又會焉是失親迎之禮又非會同之時故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禮也是二失禮矣書夫人姜氏至自齊程子曰告于廟是也何以知其為告廟告廟然後成其為婦以稱夫人見之也今不言以至則至不在公是三失禮矣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

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正傳曰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紀致女之禮也左氏

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是也

有年

正傳曰書有年誌喜也穀梁以為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特有年也愚謂觀春秋者當大其心胷而觀之然後得聖人之心如書有年不過魯史見魯之有年而書之以誌喜聖人因

而存之重民食耳而程子乃有紀異之説桓弑逆而
天乃有年之説胡氏宗之既有舊史不記聖人不附
益之説又有豐年不見於經聖人削之之説又有桓
宣他有歉可知之説紛紛辨説牴牾而不能救其不
通之論殊不知以聖人大公之心觀經則不費手段
而自見且有年之書魯史然耳安知他國之境不有
年乎安知有周之境不有年乎又安知有年之應為
誰乎是皆以一國觀天而不以天下觀天也先儒觀

春秋之謬多類此

桓王十四年齊僖二十三年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鄭莊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二年陳桓三十七年杞武四十三年宋莊二年秦寧八年楚武三十三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正傳曰書公狩于郎則狩之非禮見矣左氏以為書時禮也非也公羊曰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我祀國之大事

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

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正傳曰天王者天子之通稱宰者冢宰也渠者其氏也伯者其爵糾者其名也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則聘之非禮見矣古者諸侯各脩臣職遞年來朝而後天子聘之今諸侯不脩臣職而桓又弑賊王未之能討乃使貴卿聘之非禮之甚矣如是義則顯矣程子以為稱天王言當奉天而其所為如此愚謂其稱

天者則既如此說譏之矣胡氏又言於桓公之没王使榮叔來錫命不稱天以示譏是則稱天亦譏也不稱天亦譏也將何適從乎至於其名糾者左氏以為父在故名公羊以為下大夫故名則固不足信矣胡氏又以為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而曰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

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是則似矣然至於桓公之沒王使榮叔錫命書字而不名則命之名糾者不足以為貶矣不得其說乃為喧或初得政未封而糾或以諸侯入相之說夫或者或之也疑之也而以此說春秋可乎以其執泥之弊至自相矛盾而不一其為說亦煩矣

春秋正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俞鳳

春秋正傳卷五

明 湛若水 撰

桓公

桓王十
三年 五年齊僖二十四年晉小子二年衛宣十二年
蔡桓八年鄭莊三十七年曹桓五十年陳
桓三十八年杞武四十四年宋
莊三年秦寧九年楚武三十四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正傳曰書陳侯鮑卒紀疇國之大變也左氏曰於是
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是

大變也其甲戌己丑二日卒者左氏以為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非也再赴必有定日矣公穀皆以為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以己丑之日死得之蓋不知其死之日故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或彼以疑赴魯史以疑書聖人則因之而不改於此觀之則見春秋為魯史之文非聖人之改無疑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正傳曰書齊侯鄭伯如紀罪齊鄭之邪謀也惟仁者

為能以大字小齊鄭大國也不能字小反合謀以圖之其擅興陵暴之罪大矣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愚謂不言會而言如則左氏襲紀之言信矣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隣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胡氏曰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

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正傳曰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著天王之失道也

天王義見前當是時諸侯不修臣職以朝天子桓又篡弑之賊而不能誅又再聘焉其君道不立甚矣左氏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者公穀程胡皆以為譏父老子代譏世官恐聖人取義之意在來聘而不在乎此也稱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已老其子未爵而承王命故不可稱官而稱仍叔之子如今侯伯之子為勲衛以入侍從者

葬陳桓公

正傳曰書葬陳桓公著與國之大事也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也蓋佗篡立而葬之也春秋亦有無所是非而史紀之者此之類也則夫泥字字而求之者未必一一然矣

城祝丘

正傳曰夏書城祝丘譏不時也高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

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正傳曰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著征伐之非也蓋天子奉行天討者於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鄭伯一不朝即屈萬乘之尊帥諸侯之師而伐之則非征伐之正矣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黒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

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愚謂觀此則王師之失伐可見矣公羊乃以從王以為正穀梁乃以舉從之者為天王諱伐鄭程子乃以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胡氏又以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皆泥文之過也蓋書敗不書敗稱天不稱天皆當時國史之文也夫子未嘗改之而其事自不可掩矣

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則其僭禮之非與不時之舉皆可見矣然而僭禮之非則失時非所問左氏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是也然而末矣公羊以為旱祭也記災也誤矣何謂僭禮之非曰雩則可大雩則不可諸侯祭山川天子祭天地是故諸侯禱雨於境内之山川亦謂之雩天子則禱雨於天則謂之大雩魯桓以諸侯而僭天子之大雩

以禱雨於天而又以秋而祭失時焉故春秋書以著其非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氏曰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是也又

曰此皆國史所不能與愚謂國史書其實聖人取其義而存之而其非自見耳

螽

正傳曰螽蟲灾也以旱而生書螽記灾也穀梁曰螽蟲之灾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正傳曰州者張氏以為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都淳

于縣故稱淳于公書州公如曹紀諸侯之去國也左氏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穀梁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愚謂非也有報故史書之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胡氏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愚謂聖人之心過化存神無意必固我之私據事而書之耳而謂將有其末先録其本恐非聖人之心也

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年晉小子三年衛宣十三年蔡桓九年鄭莊三十八年曹桓五十一年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年宋莊四年秦寧十年楚武三十五年

春正月寔來

正傳曰書寔來紀失國而來寓也左氏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胡氏曰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胡氏又分别或廹乎大國之間而失國以為不幸或驕奢淫暴自底滅亡以為自取故名

與不名以待寓公之差等則吾未之敢信耳孟子以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為禮禮諸侯不臣寓公未聞分別其以何而失國而名之慢之也且寔之為州公名未有所考左傳公穀皆未有明言而程子所謂名之來者又謂寔不稱州亡其國也胡氏遂因之愚以文勢觀之上年冬書州公如曹此六年春正月書寔來則州公將奔魯而先如曹今春乃寔來也何等直截明白耶豈有冬尚稱公而春即稱寔冬以國稱而

春即以名稱冬尚為諸侯而春即為匹夫耶若論失國則自如曹已然矣不及逾時而名稱反易以為褒貶不亦惑甚矣乎聖人之心必不如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正傳曰郕公左作成魯地書公會紀侯于郕著恤小之義也左氏曰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愚謂前此齊鄭欲襲紀而弗遂齊欲滅之故來諮謀于成而公會之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正傳曰書秋八月壬午大閱著不時也公羊以為以罕言者非也閱者左氏曰簡車馬也愚謂周之秋八月夏之夏六月也故程子曰盛夏大閱妨民害人失政之甚胡氏曰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皷則王執路皷諸侯執賁皷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綏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

大閲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閲兵車脩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正傳曰書蔡人殺陳佗著討賊之義也佗陳君也程子曰佗弑太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胡

氏曰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愚謂但直書之則其惡自不可掩不待人不人名不名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正傳曰書子同生謹嫡嗣之義也以月日著其所生

之辰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
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
信以德名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
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程子曰
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子同者桓之
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

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曰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正傳曰書紀侯來朝著失禮也朝聘以時非時而來

朝假來朝以求助皆非禮也左氏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是豈爲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胡氏曰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年晉小子四年衛宣十四年蔡桓十年鄭莊三十九年曹桓五十二年陳厲二年杞武四十六年宋莊五年秦寧十一年楚武三十六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正傳曰咸丘邾婁之邑地名焚者焦林而獵也書春二月己亥焚咸丘譏田之非禮而不以時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胡氏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涂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

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正傳曰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兩著朝之非禮也古者諸侯四載一朝天子之國今二國臣職不脩而遠來朝于逆賊之國非但非禮而又甚焉春秋書之所以誅其惡也左氏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非也公穀以為失地失國之君亦非也史以其國小而遠微之故名之聖人又因來朝之非禮而助惡故

存史之文以惡之耳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

殺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

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

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愚謂

法例皆後儒觀春秋者為之非聖經之明訓也且古

人尚朴多相稱名如周公之於召公者又何耶夫不

名者或一時禮際之宜而史者實萬世垂訓之典安

得不名其或名或不名史書之詳畧聖人因之耳程

子又言桓之惡逆天子累聘諸侯相繼而朝之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秋冬而不知史法必具時以書事其有不具者史逸之耳而天道歲功周流萬古不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豈有因一人之惡而遂闕其萬古不息之天道與歲功哉蓋後儒所謂春秋法例者惑之雖程胡大儒未免如此

桓王十六年　八年齊僖二十七年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年蔡桓十一年鄭莊四十年曹桓五十三年陳厲三年杞武四十七年宋莊六年秦寧十二年楚武三十七年

春正月已卯烝

正傳曰書春正月已卯烝紀常祭也國之大事在祀故紀之公羊以為譏亟瀆非也亟可以言之於夏再烝而不可言之此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亦非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胡氏曰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其不同何也周書用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

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烝享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愚謂春秋書春正月而程子以為冬烝非過何也蓋周正子為歲首為月數之始夏正寅寅為歲首為月數之始蓋謂之正月者以為正之月也義可見矣周之春

正月即夏之冬十一月也蓋以物之收藏為祠故用之於夏十一月周之正月故曰非過也由是觀之則胡氏前謂魯蓋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具也則夫謂三代正朔改而月數不改為謬明矣今據此經於子月而書曰春正月則見周之時正朔改而月數亦從之而改矣孔子曰行夏之時時謂春夏秋冬四時也而欲行夏時則四時於三代必有不同者矣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時亦謂四時月謂晦朔日謂

甲乙而砍協之正之則時與月及日必有不同者矣
蓋三陽之月皆可為歲首則皆可以為春春者蠢也
生物生意蠢蠢然動也今子月生意已動子月陽生
之月故為歲首而經書之曰春胡氏至此可以悟矣
終不改其舊說何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正傳曰天王者春秋天子之通稱家氏父字天子之
大夫也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譏失道也禮諸侯四年

一朝天子五年一聘今聘非其時又加於弑君之人故書之程子曰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曰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云云又云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賜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

職在論相而已矣愚謂胡氏常以一字覦春秋至於義同而字之褒貶不同則不得其說又從而為之詞皆此類也盖聘弑君之賊則凡天王使之來與受命而來者皆可責何必獨責之於相又此王何以不去其天耶如其前後不一則亦不足以示貶矣

夏五月丁丑烝

正傳曰周之夏五月即夏之春三月也書夏五月丁丑烝見非時瀆祭之失禮也公羊曰烝者何冬烝也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瀆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公羊曰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秋伐邾

正傳曰書伐邾著桓公㥄暴之罪也春秋無善戰凡非奉王命而行討者皆不義之兵也桓篡立不能脩

臣職而朝王反受列國之朝又肆其横兵而伐邾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其為惡極矣故春秋書之以著其罪

冬十月雨雪

正傳曰雨者從天而下之稱也書冬十月雨雪史記天時之異也公羊曰何異爾不時也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夫建酉之月夏時之八月也於夏時為中秋今魯史以周時書之曰十月則三代正

朔與四時月數皆改可知矣胡氏所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之謬益可知矣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也是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正傳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故稱公遂者公羊以為繼事之詞也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著逆后之非禮也左氏以為禮非也何謂非禮曰不專其為逆后也禮重大昏后者承宗廟之嗣以為萬世本先之以媒

介申之以求聘所以重其事以重宗廟之嫡也祭公來謀於魯若朝會于魯然且以宗廟之重事謀於弑逆之賊乃因而往紀以逆后焉其為輕瀆甚矣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

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緡二年衛宣十六年蔡桓七年 桓十二年鄭莊四十一年曹桓五十四年陳厲四年杞靖公元年宋莊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正傳曰書春紀季姜歸于京師重王后于歸之始也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京師王者所居衆大之稱始稱王后而此稱紀季姜者自王朝往逆而言則謂之王后自紀國于歸而言則謂之季姜於往逆之時而稱王后所以定名分於始於于歸之際而稱季姜所以著名實於終互文見義使知所謂王后乃季姜也更無他襃貶抑揚之意後儒多以己意窺聖經而無達觀之心是以往往横生議論如書春不

書月程子則以為書王國之事不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書季姜而不書王后則程子以為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故書紀女歸而已胡氏則以為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婦嬪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何其迂遠而費於詞也惟公羊言自我紀父母之於子雖王后猶曰吾季姜為近理愚謂謂之歸者自紀而言未至之詞也程子云王后之歸胡氏云既歸則是自已至京師

而言所以不明也

夏四月○秋七月

正傳曰此國史具時月以紀事之例當時必有其事

令逸其傳矣然則史之闕文者尚多愚嘗謂夫子不

削魯史之文於此類可考而知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正傳曰射姑曹世子名書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著失禮也有朝王之定期有會同之定期則或諸侯

有病不得已使世子往者朝桓非有會同之期不得已之事而使世子以代之既為失禮而汲汲焉以朝弑君之人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春秋書之左氏曰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愚謂是其實事也公穀又有辯言朝字言使字之義則愈分析矣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胡氏

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閑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

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矣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茍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巳多乎道愚謂二公前一截所論正也後一截論危道乃經外之意

桓王十 十年齊僖二十九年晉緡三年衛宣十七年蔡八年 桓十三年鄭莊四十二年曹桓五十五年卒陳厲五年杞靖二年宋莊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春者建子之月王正月見前書春王正月國史表年書事之法非别有取義自桓三年以後不稱王胡氏諸儒以為桓無王愚於前經辨之詳矣夫既三年以後見桓無王則元年二年何以有王今十年而又有王何其前後與中間之不一耶胡氏不得其說則又以為十年數之盈天道之周至是桓已見誅於天人故書王紀常理也豈通論耶又舉習於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見此書王以為正

曹伯終生之卒而皆以為誤是徒知習穀梁者之非而不知已之附會支吾之為非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正傳曰庚申即上文春王正月之庚申日也終生曹桓公名名之亦非貶也書庚申曹伯終生卒重隣國之大變有赴則書也穀梁以為桓無王其曰王正終生之卒非也夫天道不能一日而不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史者盡世之典非為一人而作也則不可

為一人而無天不可為一人而無王也諸儒之說皆

謬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正傳曰書夏五月葬曹桓公著葬之得禮也桓公春

正月庚申卒至是夏五月而葬禮也禮諸侯五月而

塟何以書有赴報則史書之聖人存之而竊取之義

則在褒合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正傳曰桃丘衛地名書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著失舉也夫會同自有定制定期非制非期而爲會是妄舉也宜乎人之不信而不遇矣故公羊以爲弗遇公不見要謂衛不要之也穀梁以爲志不相得胡氏謂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皆是也至於弗之一字不過猶言不耳穀梁以爲内詞胡氏以爲遷詞豈非穿鑿之弊耶胡氏又以爲桃丘之弗遇惡衛之失信恐亦非也使衛人果

來赴約此會猶為非禮耳非聖人之所取此固不足

深論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正傳曰郎者魯近邑也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著三國之擅興越境以伐人也左氏曰齊衛鄭來戰

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

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

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

王爵也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慾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也胡氏曰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慾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

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怨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愚謂此說是也至於公穀皆有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之說不言及者為内諱之説則鑿矣

春秋正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正傳卷六

明 湛若水 撰

桓公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年晉緡四年衛宣十八年蔡桓十四年鄭莊四十三年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年杞靖三年宋莊九年秦出子三年楚武四十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正傳曰書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著其盟之非也

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諸侯不以忠信相諭而

殺牲歃血以相盟已不正矣况三國所盟乃結黨誅魯同惡相濟逞其私忿而不知聲罪討賊之義乎胡氏曰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是矣又曰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愚謂或人或爵史之文耳聖人之取義固不區區在是且此盟既曰人之以示貶則上無故加兵戰于郎者不去其爵何耶是不能充其類也且十年書春王正月既以

十數之盈極惡宜見誅於天人矣故書王紀常理也而此十一年又書春正月而不書王者又何耶是徒知立說以求通而不能充其類之夜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正傳曰寤生鄭伯名即莊公也書鄭伯寤生卒紀隣國之大變也諸侯有故則赴赴則必名而史必書之聖人存之而弗去著恤隣之大義耳别無他意由是則諸儒紛紛執文以穿鑿者觀此可悟矣左氏曰夏

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愚謂此經之本傳也胡氏又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凡弟相残國内大亂民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

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愚謂此又經外之意也

秋七月葬鄭莊公

正傳曰莊公卒至是三月耳書葬鄭莊公鄭來赴故國史書之聖人存而不去而諸侯會葬之義鄭昭速葬之非皆可見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正傳曰書宋人執鄭祭仲紀隣國之變也而執者與見執者之罪幷見矣左氏曰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

雍姞生厲公即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愚謂據此則宋公以諸侯之尊爲詭賊以脅人祭仲以國相爲弑逐以從賊其罪自不可掩矣不在乎況一字以爲貶罪也穀梁乃以人宋公爲貶公羊以不名祭仲爲出忽立突爲達權之賢胡氏又以不名祭仲以命大夫稱貴卿以大其罪諸皆紛然議論雜乎其間而後聖經取義之大

指隐矣

突歸于鄭

正傳曰突厲公名書突歸于鄭則不當歸而歸不當立而立之義見矣左氏曰厲公立則祭仲以之歸而立之也公羊曰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曰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據此則突為邪謀所擁立之不正其義自見不必如程胡所言不稱公子不稱鄭突稱歸有易

詞順詞之別然後可誅而絶之以正其罪也觀春秋者不必泥一字之文而惟求竊取之義蓋執字則他或不類而難通求義則無所往而不通

鄭忽出奔衛

正傳曰忽昭公名書鄭忽出奔衛著鄭君臣之不道也鄭忽為祭仲所逐忽不能修道以自立仲為宋所脅而逐君所謂無道之甚者也其名忽者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愚謂據此則禮

之當名史之常稱耳穀梁以為其名失國也胡氏又謂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又謂其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位責之誠是也聖人取義恐不在乎鄭與忽之二字耳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正傳曰桑魯大夫未命未賜族者蔡叔蔡侯之凡弟稱字折地名書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著會盟之非禮也非會同之正而會且不可況又盟乎又況

臣與君盟乎故書以著其非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正傳曰夫鍾郕地闞魯地書公會宋公于夫鍾又書公會宋公于闞著數會之非也上柔折之盟夫鍾之會皆秋九月也闞之會冬十二月也四月之間會盟者三焉夫一盟一會猶且示人以疑況四月而至三乎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

所惡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愚謂此言皆是矣至於謂聖人皆存而不削益可見春秋為魯史之文而無疑矣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年晉緡五年衛宣十九年卒蔡桓十五年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年陳厲七年卒杞靖四年宋莊十年秦出子四年楚武四十一年

春正月

正傳曰書時月義見前正月不言王者史之省文耳非有他義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正傳曰曲池魯地杞當作紀書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著私會陰謀之非禮也左氏曰平杞莒也程子曰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愚謂此之謂陰謀也非

諸侯會同之正禮而為陰謀以相會是之謂私會紀謀齊難不能自達於天子為魯桓者當為之請于天子明下禁令各守封疆而齊不服從王命則當告于天子會于連帥而伐之何為會之紛紛而無益於救紀也故春秋書之以著其非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于穀丘

正傳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書穀丘之會著非禮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正傳曰躍陳侯名書名國史之文無他義書卒著隣國之大變有赴則書也

公會宋公于虛〇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正傳曰虛龜皆宋地名會于虛秋八月也會于龜冬十一月也並書之著數會之非禮也左氏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愚謂會同之禮聖人有定制

又有定期魯桓之於宋不踰時而於穀丘于虛于龜
凡三會焉其瀆禮輕舉如此宜乎人之見疑而反辭
平以疎之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正傳曰武父鄭地書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著其盟之
非也左氏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張氏曰
公自龜還遽會鄭伯而謀伐之愚謂苟以忠信相結
何假乎盟盟煩信瀆長亂之端也

丙戌衛侯晋卒

正傳曰晋衛侯名書丙戌衛侯晋卒紀隣國之大變也赴報則史書之再書丙戌者諸侯之卒隣國之大變不可不詳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正傳曰及者魯及之也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著擅興報怨之罪也魯桓屢盟會于宋是失已也及宋不信而會鄭以伐之是又不知反已也

桓之惡於是乎大矣左氏曰遂帥師以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簒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

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愚謂公穀又皆有言伐不言敗為避㜸内諱之説盖所謂言賾而可惡者矣

桓王二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年晉緡六年衛惠公朔十一年元年蔡桓十六年鄭厲二年曹莊三年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年宋莊十一年秦出子五年楚武四十二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正傳曰書二月公會紀侯鄭伯者著紀鄭始謀報齊

宋之怨來會魯故魯會之也書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者及猶與也魯以紀鄭與齊宋衛燕四國之兵戰也戰之地不可考穀胡皆以為於紀者以紀為怨主國小懼亡不暇遠戰然亦意度之詞耳書齊宋衛燕四國之兵敗績者見紀鄭魯之幸勝未必非敗禍之原也此三者何以書著其擅興搆怨之罪也其餘左氏不書所戰後也之說公羊內不言戰此從外也之說何以不地近也之說胡氏又言左氏以為

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之說而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之說諸皆以已意度聖經執泥文義而為之詞耳然則於紀鄭齊宋衛則爵之於燕則人之者又何說耶豈亦有褒貶耶故愚嘗謂春秋之不明諸儒亂之也

三月葬衛宣公

正傳曰書三月葬衛宣公紀鄰國之重事來報則書

之也其不書卒者或不報或史逸其文耳他無褒貶

胡氏又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

孤無外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

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

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愚謂此經外之意也

夏大水

正傳曰書夏大水紀異也大水陰盛之象也夫水陰

之象也惡之象也小人之象也臣下之象也夷狄之象也妻妾之象也人君於此可以儆省矣

秋七月○冬十月

正傳曰書秋七月冬十月具時月以待紀事史之法也

桓王二十二年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年晉緡七年衛惠二年蔡桓十七年鄭厲三年曹莊四年陳莊二年杞靖六年宋莊十二年秦出子六年楚武四十三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正傳曰書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著會之非禮也何為非禮非會同之正而以陰謀齊衛而會成之於私也左氏曰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臨川吴氏曰前年魯鄭同謀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於其地是也

無冰

正傳曰春正月書無冰左氏以為記異是也穀梁曰時燠也胡氏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

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愚謂天人一氣也故古之君相其道在燮理陰陽位天地而育萬物丙吉不問鬬傷而問

牛𤁕蓋有以識此矣此春秋所以謹而書之且書無冰於春正月之下則是周以子為春正月以此見所謂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之說為非也胡氏於此尚不悟何也

夏五

正傳曰夏五者何史之闕文也史之舊文而所書不改疑以傳疑之心可見矣穀梁以為夏五者傳疑也是矣胡氏曰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愚謂筆而存之乃所謂作也所謂筆者存而書之也所謂削者去之而不存也存而書之而義自見聖人於史舊文無損無益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若云可損舊史則非史之文矣後

儒以一字而取義者盍亦觀此夏五之闕文而有悟乎或曰此春秋成後而傳者闕之若聖人闕之則於何取義乎亦通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正傳曰書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著尋盟之非也以忠信相結人猶恐渝之況盟乎又況尋盟乎語者其弟名也左氏曰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此其實傳也是取義止於譏尋盟耳穀梁又有諸侯尊弟不得

以蜀通稱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之説又有非前定之盟不日之説程胡二子皆從之胡氏又曰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愚謂是皆泥文之過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正傳曰書御廩災紀災也公羊曰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

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廪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愚謂此亦經外之意也

乙亥嘗

正傳曰書乙亥嘗紀國之大事也史君舉必書況祀國之大事乎如八年春正月之烝為無失而亦書者

是已而謂常事不書可乎嘗秋祭也周以八月嘗於禮無失胡氏以為不時則以夏之正朔言之矣公穀胡氏皆以為譏其嘗於未易災之餘然以左氏書不害也之言而觀之則或災於此所而他所安知其不有不害者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正傳曰書齊侯禄父卒隣國之大變有赴則書之義也餘義見前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正傳曰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著其擅興專伐之罪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諸侯奉天子之討以伐有罪者也今宋以私怨討鄭以四國之兵伐之其得罪於王法甚矣故春秋書之左氏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胡氏曰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

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吴子伐楚蔡弱於吴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愚謂此說是矣然又稱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之說則鑿矣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年衛惠三年蔡桓十八年鄭厲四年曹莊五年陳莊三年杞靖七年宋莊十三年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正傳曰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見周王之無道也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上有常用下有常貢故上無過求而下無失職也況車服者王者所用以庸有功勵臣下者也而以天王之尊反下求於諸侯乎諸侯朝貢之不入有由然矣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胡氏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

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蓋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矣刑

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元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正傳曰崩者上墜之聲天子死曰崩書天王崩紀天下之大變也天下臣民所宜喪之如父遏密八音者周來赴故史書之而魯侯列國之主未聞奔喪者則不俟聖人之加損而義自見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正傳曰周之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也書葬齊僖公紀薛國之大事也齊來赴則史書之聖人存而不去紀大事著恤隣之義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正傳曰突鄭伯名名之無他義公穀以為奪正皆非也其名忽者又將何取耶書鄭伯突出奔蔡則鄭君臣之無道而不能安其位可見矣左氏曰祭仲專鄭

伯惡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胡氏曰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

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正傳曰忽鄭昭公名名之無他義也國史書之詞耳忽不能有其國故人稱之曰世子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正鄭君之復國也夫有失然後有復謂既失而今乃復之故穀梁以為反正是也左氏曰六月乙亥

昭公入愚謂此紀實傳也公羊又以稱世子爲復正

之義又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之義程子又有不能

保其位故不爵胡氏又以爲復厥詞也則皆泥文求

義之過矣胡氏曰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

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

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愚謂此則

是也諸侯以守國爲善大夫以去君爲惡

許叔入于許

正傳曰書許叔入于許則其入之得失自可考矣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此其實傳也夫許叔復其舊物以繼先君之統此其得矣穀梁又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氏曰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廹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末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

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愚謂此則所失也胡氏又以書入為難詞泥文之過矣

公會齊侯于艾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艾著非禮之會也左氏曰謀定許也夫會既非會同之正則既為非禮矣又為謀許而會豈得為禮會乎故春秋非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正傳曰書郳人牟人葛人來朝著非禮之朝也非會同之正而相率以來朝弑君之賊其黨惡無王之罪見矣胡氏謂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夷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愚謂此言是也然而是非善惡皎然不待稱人而後知也人者泛稱之詞耳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正傳曰櫟者鄭之邑名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正其入

也突已嘗為君矣何以不正其入忽亦嘗為君矣忽

嫡而正突以庶簒而邪忽既入復君而突又入櫟以

爭亂罪之大者也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

居櫟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

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

以見義不容也胡氏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

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

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榦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愚謂書爵乃國史因舊稱之之詞耳不然則罪之不正聖人胡為而爵之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正傳曰袲宋地名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則列國擅興邪謀之罪見矣左氏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愚謂此其實傳也忽嫡而正且君矣突庶而以邪篡且出矣忽雖弱乃君也突雖强乃賊也今列國不審是非邪正之辯而惟强弱之謀欲納邪而逐正其罪孰大焉穀梁以地而後伐為疑詞為非其疑也胡氏從之皆泥文求義之固也

莊王元年十有六年齊襄二年晋緡九年衛惠四年蔡桓十九年鄭厲五年昭公忽元年曹莊六年陳莊四年杞靖八年宋莊十四年秦武二年楚武四十五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正傳曰書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則非正之會可考矣左氏曰謀伐鄭也愚謂非禮之會且為不正況屢謀以伐人乎其肆人欲滅天理罪孰大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著擅興黨

惡之罪也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愚謂此實傳也則夫列國惟以強弱為向背而不顧是非邪正之歸亂王法違正道其罪又在擅興之上矣此時豈復有尊卑上下之等胡氏又云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

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愚謂諸侯列之先後乃當時國史之文耳非聖人有意而為之也況宋且稱公而諸國之為侯等耳何以差別後儒乃又有後至之說大抵皆臆度之詞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君舉必書史之法也況遠出

入乎況戰伐之事乎左氏以為以飲至之禮穀梁以為危之皆非也程子又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冡也胡氏又曰伐鄭則至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忘為不義而莫之禁也此二說則經外之意也

冬城向

正傳曰向魯邑名書冬城向左氏曰書時也是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正傳曰朔衛惠公名書衛侯朔出奔齊著衛君之無道也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

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觀此傳則惠公之無道可見矣不必如公羊之所謂名朔乃絶之以爲得罪於天子不必如穀梁之所謂名朔以惡之以爲天子召而不往迂遠而無稽也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年晉緡十年衛惠五年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年卒鄭厲六年昭二年曹莊七年陳莊五年杞靖九年宋莊十五年秦武三年楚武四十六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正傳曰黄齊地名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非其盟也春秋無善盟上不尊王法下不恊侯度而歃血相盟以要鬼神此大亂之道也故曰春秋無善盟况又陰謀以相侵伐乎左氏謂此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此春秋所以非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正傳曰趡魯地名書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著會盟之非也左氏曰尋蔑之盟也愚謂此其實傳也盟以結信

然而不信自此始也故春秋於列國之盟必書以非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正傳曰奚魯地齊來侵而魯與之戰也書及齊師戰于奚著擅興之罪也為齊君者必上告天王聲罪以討魯賊之簒弒可也而乃為侵疆之謀則魯之罪齊固分之矣左氏曰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

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愚謂此實傳也是故春秋非之穀梁又有爲内諱敗不言及之者之說則固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正傳曰封人蔡侯名列國諸侯之卒大變也故來赴則史書之聖人因存而不去耳而謂凡書皆聖筆寓褒貶則此書何以褒何以貶乎亦可以解惑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正傳曰蔡季蔡之貴者季其字也書蔡季自陳歸于

蔡嘉蔡季之得衆也左氏曰蔡人名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是也穀梁曰蔡季自陳陳有奔焉耳此臆説也胡氏曰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廹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愚謂是矣若夫胡氏以歸為順詞以入為難詞如此義類不一非出聖人之

意乃公穀之徒立此以起義後儒遂宗之雖大儒猶不能免焉况其他耶蓋必盡去此類然後聖人取義之心昭然如青天皎然如日星可因傳因事而盡得之矣

癸巳葬蔡桓侯

正傳曰書葬蔡桓侯同列之大事來赴則史書之聖人因存而不削以紀會葬之義也桓侯稱侯正也其伯子男葬皆稱公僭也史因其所報而書之耳胡氏

從啖助以桓侯有謚而遂歸之蔡季蓋因季之賢而生此說耳是皆以己意觀春秋之蔽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正傳曰及者我及之也左氏以為宋志非也書及宋人衛人伐邾著魯桓之暴也前與邾盟口血未乾今即及宋衛以伐之則魯桓反覆之罪不可逃而盟誓之言不足信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紀異也不書日之甲子史逸其傳耳夫史有逸其傳者則夫以一字取義者何可盡據耶左氏以為不書日官之失是也穀梁又以為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則臆說矣

莊王三年十有八年齊襄四年晉緡十一年衛惠六年黔牟二年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年子亹元年曹莊八年陳莊六年杞靖十年宋莊十六年秦武四年楚武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國史編年紀事之常也胡氏

曰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

者不容於天地之閒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愚謂此可見胡氏穿鑿之謬矣此桓公十八年春正至夏四月公乃薨安得先為稱王以誅其罪於身後以為王法雖沒不得赦耶或書王或不書王愚於前說盡之矣今不復贅但桓元年二年稱王則曰稱王以誅之三年以後不稱王則曰桓無王及十年稱王則曰十乃數之盈桓罪已見誅

矣今稱王以常紀其後不稱王則無說矣今十八年正月又稱王則又如此云云是其說屢變靡一而不足徵信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遂如齊著非所宜會而會非所與如而如也則夫此會者以夫人之意而會如者以夫人之意而如從欲肆淫以及敗也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胡氏曰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如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愚謂此是也至又謂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桓公也而公羊又以

為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則皆泥文私意為經累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紀國之大變也而其齊侯文姜之惡自見矣左氏曰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愚謂此其實傳也觀此則不必他有論辯而其惡自不可掩矣而胡氏又以爲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没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愚謂此何其費於詞耶

秋七月

正傳曰書秋七月而無事者紀時月以待事國史之

法也聖人存而不去因舊史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正傳曰書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紀國之大事故具時月日謹書之也內史也故詳公穀胡氏皆以為賊未討何以書葬及在外在內之說皆後人起例耳聖人未嘗有明訓也他倣此

春秋正傳卷六